

小泉八雲與池田敏雄— 以夫妻與師徒倫理之展現為中心

陳艷紅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本文係以比較文化的觀點，鋪陳小泉八雲（1850～1904）與池田敏雄（1916～1981）兩人的妻子所描繪之良人形象。從節（小泉妻）口中的小泉八雲，與鳳姿（池田妻）筆下的池田敏雄展開，嘗試以夫妻與師徒倫理之展現，分析文筆家小泉八雲與名編集池田敏雄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之關心和理解。究明穿著日本和服的小泉與穿著臺灣衫的池田敏雄之不同側面。

兩人的作品基本上可說是異人種以異言語堆疊而成，因著呈現出反射性的距離感，從而倍增其趣味性。不論是口含著煙斗，身著和服的小泉八雲；或是肩背著塩草籃，身著臺灣衫的池田敏雄，都可以看出兩人對舊時代的尊崇，與人為善及其重視人們生活智慧的心態。

關鍵詞：小泉八雲、小泉節、池田敏雄、黃鳳姿

綱目：

壹、前言

貳、小泉八雲與池田敏雄之簡歷

1. 小泉八雲之簡歷

2. 池田敏雄之簡歷

參、夫婦與師徒

1. 小泉八雲（Hearn）與節的關係

2. 池田敏雄與鳳姿的關係

肆、異言語的使用能力

1. 小泉八雲的日本語

2. 池田敏雄的臺灣話

伍、對異人種的同理心

1. 小泉八雲的日本服與菸斗

2. 池田敏雄的臺灣服與塩草籃

陸、結語

壹、前言

本文係以比較文化的觀點，鋪陳小泉八雲（1850～1904）與池田敏雄（1916～1981）兩人的妻子所描繪之良人形象。從節（小泉妻）口中的小泉八雲，與鳳姿（池田妻）筆下的池田敏雄展開，嘗試以夫妻與師徒倫理之展現，分析文筆家

小泉八雲與名編集池田敏雄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之關心和理解。究明穿著日本和服的小泉與穿著臺灣衫的池田敏雄之不同側面。

兩人的作品基本上可說是異人種以異言語堆疊而成，因著呈現出反射性的距離感，從而倍增其趣味性。不論是口含著煙斗，身著和服的小泉八雲；或是肩背著塩草籃，身著臺灣衫的池田敏雄，都可以看出兩人對舊時代的尊崇，與人為善及其重視人們生活智慧的心態。

1947年5月，31歲的池田敏雄帶著19歲的新婚妻子鳳姿，與無數日本遣返客一起離開曾經定居過的臺灣，他的目的地是故鄉—日本松江縣。松江這個地方，正是大文豪拉夫卡迪奧杭（Iafcadio Hearn 日本名是小泉八雲）將新興文明國家日本之美介紹給西洋人的重要舞臺。三年後，擔任地方報「島根新聞」文化部長的池田編輯發行民藝雜誌『風土』，第一期即紀念小泉生誕百年，定名為『小泉八雲紀念號』。在編輯過程中，池田的腦海中是否閃過其在臺灣待過的青春年代（8歲~31歲）？而娶得意門生為妻之舉，是否等同將「臺灣」意念長置左右？又其在編輯以小泉八雲為主軸的雜誌過程中，他是否將自己與小泉八雲比較對照過？

西元1891年2月，在島根縣松江中學校教頭西田千太郎的媒酌之下，小泉八雲跟士族女子節子結婚，之後凡十四年，直到去世，他透過愛妻節子的口述，將東洋日本的風土習俗介紹到西洋社會。另一方面，西元1947年1月22日，池田敏雄與臺灣的文學少女黃鳳姿締結良緣，在此之前，他踏遍臺北老社區萬華，長年採集臺灣民俗，為自己的生命史寫下光輝的時刻。如要敘述文藝作家小泉八雲與著名編輯池田敏雄，必定不可忽視他們的「國際結婚」這個要素。因為在其輝煌業績的背後，應隱藏著無以計數異國夫妻與師徒之異文化衝擊、理解與融和的生活故事。

本文以資料分析及人物口述為主軸，在展現小泉八雲與池田敏雄異國夫妻與師徒倫理的同時，延伸成剖析新興明治日本與敗戰昭和兩個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是以也可稱之為某種從亞洲看日本，又可逆向從日本看亞洲之多元文化研究。

貳、小泉八雲與池田敏雄之簡歷

一、小泉八雲之簡歷

1850年小泉八雲（Hearn）出生在漂浮於愛奧尼亞海上的Lefkáda島，因著島的緣由命名為Iafcadio。據說Lefkáda的島名在希臘文中的意思是「彷徨」。回顧Hearn的生涯時，總讓人想起難不成是希臘眾神的擺弄。1850年6月小泉八雲（Hearn）出生，是英國陸軍軍醫Charles Bush Hearn的與出身於希臘·Kythros島的女性Rosa Cassimati的愛情結晶。由於父母親如此複雜的關係，Iafcadio自即與生母分離，交由大叔母教養。

小泉八雲（Hearn）家是代代培育出軍人、宗教家、藝術家的豪門世家。因

為大叔母是天主教徒，lafcadio 於 1863 年自 Dubin 轉入位於英格蘭 Surry 州的神學校。那年他 16 歲，在一次學校特有的活動中，被其他同學迴旋的繩索節擊中左眼，導致失明。

此次打擊在他的一生中留下陰影，右眼視力也急速惡化。聽說他來到日本後，只要專注寫作，眼睛就充血，完全看不到東西。之後，因為大叔母破產，不得不退學。經與親戚商量結果，進入法國神學校學習法文。19 歲時渡美，在此從事過各種行業，體驗了社會最底層的生活。

之後，24 歲時在辛辛那提首次找到新聞記者的工作，以後便開始新聞記者生涯。移居到紐奧倫斯之後，繼續擔任當地 Item Post、Times・Democrat Post 等報的記者，在此期間，曾翻譯歐洲文學，介紹中國、印度民間故事。也出遊過加勒比海法領西印度諸島，留下該島的旅行見聞，從而對未知世界，尤其是對東洋的興趣大為增長。

在紐奧倫斯時期，採集過原為非裔移民歌曲，黑人將之用於採摘棉花時唱和的摘棉歌，以及其他爵士樂等民俗音樂。此時期的 Hearn 也動手寫過 Creole 諺語、Creole 料理的書籍。可以說，這個階段開始，他對民俗學的領域發生濃厚興趣。

對東洋懷著強烈探索欲望的 Hearn 於 1890 年來日，旋即因與通信社的糾紛，辭退記者一職，轉到島根縣松江尋常小學校與師範學校擔任教職。

與士族之女小泉節結良緣之後，他的日本愛好愈發高漲。其後歷經熊本第五高等中學校教師，短時間再度擔任神戶 Chronicle 報的評論記者。

在神戶時代，辦理日本歸化手續，更名小泉八雲。1896（明治 29）年，透過外山正一博士的招聘，擔任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移居東京。執教鞭的同時，努力介紹日本文化給西方世界，將其個人觀察與研究訴諸文字，而『日本一個試論』一書堪稱盡傾全力，嘔心瀝血的封筆之作。

1903 年，辭去帝國大學教職，隔年獲邀早稻田大學，繼續春風化雨，1904 年 9 月 26 日死於狹心症。埋葬於生前最喜愛的雜司谷靈園，時年 54 歲。以上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小傳係節錄其孫小泉時刊載於『無限大』專輯「Hearn 百年後的解釋」。

二、池田敏雄之簡歷

1916（大正 4）年 8 月 6 日池田敏雄生於島根縣簸川郡莊原村，是父親朝與母親 sute 的長男。父是池田家的養子，外祖父曾當過山陰銀行島根縣內的支店長，是一位具有漢學素養，對西洋文化深感興趣的文化人。池田敏雄幼時、甚獲外祖父疼愛，也受其影響。7 歲時，入學莊原小學校。隔年，因父親無定職，遂在親友的推薦下，一家人渡海投靠在台灣的遠親持田家。因著持田的舉薦，父親謀得台北市水道課之職，定居於台北市東門街。池田插班進入市內的旭小學校二年級。

1929（昭和 4 年）考進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開始過著瀟灑自在的師範生生活。另一方面他發行同人雜誌『原生林』，吟詠短歌，由其醉心於石川啄木的作品。

1935年3月臺北第一師範學畢業，4月，奉派到龍山公學校服務。1937年4月，擔任同校三年導師，自掏腰包購買圖書，熱心指導學生閱讀課外讀物，黃氏鳳姿就在這個班上。1939年，協助編輯西川滿創刊的『臺灣風土記』。在創刊號上刊載了黃鳳姿的「湯圓」、池田的「臺灣挑燈考」。

此時，他在『日本讀書新聞』、『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民報』等多家媒體撰寫書評。另一方面，在黃鳳姿的母親揭氏雪仙的理解與協助之下，積極研究臺灣民俗。黃家所在的臺北舊市街萬華，就是民俗採集的舞臺。1940年2月，編輯、出版黃氏鳳姿的『七娘媽生』。同年，義務服務年限結束，辭去龍山公學校教職，轉為臺灣總督府資訊部顧問，擔任編輯事務工作。

1941年7月，『民俗臺灣』創刊，池田與主宰者金關丈夫一起負責承辦所有企畫、編輯工作，成為該雜誌的重要支柱。友人攝影家松山虔三、畫家立石鐵臣更是視覺版面的得力功臣。對池田而言，『民俗臺灣』正是他一生無怨無悔，嘔心瀝血的工作。1943年8月，黃氏鳳姿發行『臺灣的少女』（東京、東都書籍），該書由佐藤春夫撰序，成為文部省的推薦圖書。在臺灣也再版發行，高等女學校在學中的黃氏鳳姿被譽為「臺灣的文學少女（豐田正子）」，風光無限。

1944年7月，池田被徵召入伍成為陸軍二等兵遠配屏東。入伍前夕，池田向揭氏雪仙表明欲與黃氏鳳姿締結連理的心志。8月，將數年來發表過有關臺灣民俗的文章整理出版『臺灣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池田入伍後，『民俗臺灣』由金關丈夫、立石鐵臣等人接手持續發行，一直到1945年1月停刊。同年8月，在屏東獲知日本戰敗訊息，回臺北復員。隔年，家族成員返日，池田受臺灣省宣傳委員會留用，隻身留在臺灣。

這時期，他與住在臺北的留用日本友人森於菟、金關丈夫、矢野峰人、國分直一、立石鐵臣、早坂一郎、松山虔三等人發行傳閱雜誌。1947年1月，與黃氏鳳姿結婚。池田30歲，鳳姿18歲。2月，2.28事件發生，5月，被遣返回鄉里島根縣。1948年5月，任職島根新聞社，隔年，擔任文化部長。9月，發行民藝雜誌『風土』第一冊（小泉八雲紀念號），池田是編輯兼發行人。1953年，成為報社論述委員。1954年到東京，任職平凡社。凡二十二年間，專注於編輯、企畫業務。

池田參與的平凡社出版品有『東洋文庫』『民俗資料叢書』『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南方熊楠全集』『論集 日本文化的起源』『沖繩文化論叢』『宮崎滔天全集』等。平凡社同仁對池田的評價是、「他經常是企畫案的提案者，能給公司內具有共同理念者提供實現願望的專業動能」。池田的專門領域是中國、日本民俗學與民族學。

1976年退休後，赴臺灣旅行，停留一個月滯在，溫暖了許多摯友以及他們的家人。同時蒐集大量資料，準備專心寫作，不料1981年3月31日辭世，著作盡是生前留下的遺稿。享年64歲。以上池田敏雄略歷係節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四號，編輯部製作之「池田敏雄氏年譜」。

參、夫婦與師徒

一、小泉八雲（Hearn）與節的關係

1890（明治 23 年）4 月 4 日，小泉八雲（Hearn）抵達橫濱，身份是 Haba 報社的評論員。但是因與 Haba 報社的合約糾紛，以及憧憬「夢幻國度」—日本，單方面斷絕與雇主的關係。他寫信給原帝國大學教授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請託斡旋教職。8 月，在張伯倫的推薦下，謀得島根縣松江中學英語教師一職。山陰地方的冬天極寒，隔年 1 月，小泉八雲（Hearn）感染風寒，臥病在床長達半月之久。

這時在小泉八雲（Hearn）身旁照料的是原松江藩士小泉湊之女一節。自前往松江中學校赴任以來，不論是教學上的諮商或是個人生活的照顧，有關採訪之斡旋，資料之英譯等，樣樣都仰賴校方西田千太郎教頭無微不至的照料。在西田教頭苦口婆心安排之下，小泉八雲（Hearn）與節結成夫妻，他的日本時代於焉展開。有關小泉八雲（Hearn）與節初見面的場景，可從他寫給西田的信函中略窺一二。

JAN.21.91 I think ,the servant of Gov.Koteda came to the house with a kind enquiry , and a letter which I cannot read ,but which I would like to answer.

JAN.23.91 I had no fever last night , and perspired a little; but my voice Has not yet come back , and as weak as a cat.....I would like to write a pretty letter of thanks to Miss K.to-day¹

此處所指 Miss K.這號人物應可判讀成小泉（koizumi）節的拼音頭文字。時間是 1891 年 1 月底，他們兩人是病人與看護的關係，旋即在 2 月，立即轉換成夫妻關係，迎接新生活。如此的結合注定要接受極大外在、內在的文化衝突。即便是一般夫婦，因為來自不同成長環境的結合，生活樣式或思考模式的差異所造成的衝突在所難免。但是，逾不惑之年，有幸得與夢幻國度之女結褵的小泉八雲（Hearn），是否有過「半生漂泊歸塵土，爾後東瀛任我行」意志。另一方面，生於維新之年，已是零落土族之女的節，雖說意外獲得良緣，但是要如何與中年外籍丈夫共組家庭，營造新生活，在一陣茫然之餘，終於決定自己的命運。

如此對於充滿變數的未來已有充分認知的兩人，究竟如何經營家庭生活，以下引用節的回憶加以論述。小泉八雲（Hearn）經常利用休假時間與節同行旅遊。年譜中曾出現松江、伯耆、熊本、江之島、博多、山陰地方（美保關）、隱岐、神戶、東京、燒津、橫濱等地名。有關這些地方的風土介紹或民話收集，節都扮演道路引導以及口頭傳譯的角色，是小泉八雲（Hearn）的得力助手。「回憶記」當中有關民間故事、怪談、傳說等的口述有如下的記載。

赫倫（Hearn）最喜歡怪談，曾說「怪談書本是我的最愛」。

¹ SOME NEW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市川 三喜）(1925)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SANKI ICHIKAWA TOKYO KENKYUSHA.PP.3~4。

我搜遍舊書店，一家又一家。在寂靜蕭瑟的夜晚，伴著下垂的燈心，我為他講述日本怪談……那一陣子，我家就像鬼屋一般……我講述傳說故事時，都是先講故事的大要。赫倫（Hearn）認為有趣，就會記下故事大要，然後我才詳述故事內容。而且一次不夠，要再次、三次，連講好幾次才滿意。我如果看書講，他會說「看書，不行，只要你的話語，你的言詞，你的思考，其他的不行」，故事本身已經完全溶化成自己的東西，連作夢都夢到故事內容，真傷腦筋²

小泉八雲（Hearn）天生具有神經質體質，在其自傳式文章『我的守護天使』中，不諱言自己不分白天或黑夜，都能看見靈魂或鬼怪。他母親回希臘再婚，之後因精神失常，住進精神病院，在此渡過漫長歲月直到死亡³。

若從遺傳學觀點來看，小泉八雲（Hearn）來自母系的遺傳，又從民俗學角度審視其記載，他是靈性體質，俗稱陰陽眼，能看到一般人無法看到的異次元空間。民間靈學者指出，具有這種體質的人，會因其靈能量的多寡，左右其與靈魂鬼怪接觸的頻度與程度。

小泉八雲（Hearn）不利用現成書籍，他想透過節的敘述，了解日本怪談的精髓。要確信日本怪談與西洋和西印度群島的異同，自然節在敘述時的喜怒哀樂，與怪談中人物的感情息息相關。Hearn 不管在美國，在日本，都與為他講述傳說或怪談之當地女性共同生活。透過朝夕相處，終於他能確實掌握不同民族與人種之敘述者的感情起伏。平川祐弘氏認為這是小泉八雲（Hearn）的再話文學成功的秘訣。平川祐弘氏也指出，西印度群島的 Matty 與日本的節都扮演著民俗學裡所謂的 informant 媒介者的角色⁴。

如此一來節不僅是小泉八雲（Hearn）在日本的好伴侶，她更是隨時隨地都能溢出傳說、民間故事素材的湧泉。以節敘述的原始資料為題材，小泉八雲（Hearn）陸陸續續出版『日本瞥見記』『來自東方之國』『心』『佛田的落穗』『怪談』，將日本文化介紹到西方。下以就針對外國出版社有關書籍出版之事，探討小泉夫婦間的信賴關係。「回憶記」當中有以下一節敘述。

每當與外國書商交涉時，由於距離遙遠，屢屢會有溝通不良的情形。在加上他在這種事上非常仔細謹慎，例如有關插畫或是標題，如果對方沒有向赫倫（Hearn）一一說明清楚，赫倫（Hearn）可會大發雷霆。看完對方寄來的信之後，脾氣一上來就寫下極其嚴厲的回函，要我立即去投郵。這種情形我清楚得很，嘴裡說著「是，是」，實則將那封信擱著沒寄出。兩三天過後，他的怒氣稍歇，已經開始反悔那封信確實過於嚴厲。會問我「孩子的媽，那封信寄出去了嗎？」我故意說「是寄出去了」，但看他相當後悔的樣子，便突然拿出那封信，他大大歡喜道「所以，孩子的媽最懂我」。然後信函改成和緩文字後才寄出⁵。

以上這段文字就像是小泉八雲（Hearn）夫婦日常生活的電影畫面，故事的

²小泉節子(1983)「思い出の記」明治文学全集 48 『小泉八雲集』東京、筑摩書房、三刷、P.372。

³平川祐弘(1984)『小泉八雲—西洋脱出の夢』、新潮社、東京、4刷、P.198。

⁴前掲書、P.213。

⁵「思い出の記」PP.378~379。

背景是小泉八雲(Hearn)與外國書商的折衝過程。首先，出現在畫面上的是 Hearn 家客廳「Hearn 怒氣沖沖，而節平靜應對」的一幕。電影情節展開到最後，小泉八雲(Hearn)夫婦間一身同體，「圓滿」处理好可能衍生出風波的生活故事。

前文曾提及，他們兩人是遍嘗人生苦澀味之年逾四十的西洋人，與目睹家道中落之東洋女性的結合，相信在各自的心理上都有超越生理年齡的成熟度。再加上小泉八雲(Hearn)本身西洋人對待妻子的親切態度與對被父親遺棄之母親的思念；節本身日本女性溫婉賢淑與宿命觀也都大大影響到他們之間的互動。二人相距十八歲，小泉八雲(Hearn)每每於家書上稱節為「小小愛妻」⁶。

有一張非常著名的照片，是長男一雄站中間，小泉八雲(Hearn)夫婦站兩旁的親子三人合照(1895)，從照片中兩人的比例，根本看不出西洋人丈夫與東洋人妻子的體型差異。因此，此處所謂「小小愛妻」，與其說是視覺上的體型差異，不如說是兩人的年齡差距以及丈夫對妻子滿懷情愛的暱稱。「回憶記」當中「立即投郵」一語，堪稱小泉八雲(Hearn)對妻子節堅如磐石般的信賴感所導致，同時也是小泉八雲(Hearn)身為丈夫的權威性使然。而且，對暗置信函沒立即投郵的妻子，投以小孩子使性子般「所以，孩子的媽最懂我」，是一種對母親撒嬌的反射行為。

綜合以上分析的結果，筆者敢言，對小泉八雲(Hearn)來說，節的對應角色是，小泉八雲(Hearn)旅途伴侶、日本文化的媒介者，而且也是慈祥母親、賢慧妻子與可愛女兒之綜合體。

二、池田敏雄與鳳姿的關係

池田敏雄與鳳姿的初見面，是緣於學校的教師與學生關係。1935(昭和10)年池田敏雄畢業於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開始了五年龍山公學校的勤務。1937年4月他擔任三年級導師，可以說是老天安排吧！以後的池田夫人—黃氏鳳姿就在這個班上。池田老師非常熱心指導學生閱讀，還自費購置圖書以示鼓勵。教室裡經常擺放適合小學生閱讀的讀物。鳳姿的妹妹秀煌回顧當時在校的情形。她說，姊姊的教室裡，學生有許許多多課外讀物⁷。

深受外祖父影響，喜好書籍的池田敏雄積極引導小學生閱讀，並且也鼓勵他們將所見所聞寫成文章。當池田敏雄看完鳳姿的作文「湯圓」後心喜不已，以為發掘到寶藏似的。之後，1940年的『七娘媽生』『七爺八爺』及1943年『臺灣的少女』，鳳姿幾本書籍的問世，為師的池田敏雄堪稱居功厥偉。

1937年，臺灣隸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已經歷時四十餘載。在所謂同化主義的殖民政策統治之下，臺灣人認為日本式生活型態是文明的象徵，臺灣人原有的生活型態是不文明的，這種對比式的價值觀，不時緊緊扣著臺灣一般民眾的腦海中。這一年爆發蘆溝橋事變，更讓臺灣人認為，臺灣人必須以「日本人」身分致

⁶ 1893年1月10日異国妹ミニ・アトキンス宛。『無限大』P.160引用。

⁷ 1994年3月4日洪茂榕、黃秀煌夫婦的訪問。

力盡忠「日本皇國」。在這種外在環境的氛圍中，漢民族的公學校學生黃氏鳳姿，如何在為師池田敏雄的權威性與漢民族的劣等感之間取得自己的位階，進而開始執筆寫作，以下引用鳳姿的話語作說明。

隨著年歲漸長，環境的變化，原有的年節儀式也日漸被遺忘，日常生活中，呈現著一般人所謂的亞洲停滯與混沌，那種感同身受，已無成長空間的文化疲憊感如影隨形。單憑中華意識，已無法讓人隨著時代巨輪轉動而有所成長。既沒有像日本明治時期文人所達成的言文一體的功力，對無法進行內在改革或近代化的文化著實失望至極。池田告訴我，投稿到『民俗臺灣』，但卻激發不了內心一絲絲連漪，寫不出隻字片語。我回告為師，我對既有文化有深深的抗拒感。但是為師道「任何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更直言道「一定有那種愛之深責之切，有苦難言的苦衷，你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於是將記憶中的殘存凝香化作情感形諸文字，曾幾何時，字裡行間盡是傳統當中的精隨。林林總總總歸一句，到頭來，我所記錄的種種，正代表著對臺灣民眾，或是家母、家祖母家庭生活中悲歡離合感情的愛憐⁸。

池田鼓勵鳳姿將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撰寫成文字，但她對殖民地原有的生活型態懷有深深的劣等感。有一天，她對池田吐露心中的苦悶。所幸在為師激勵之下，她理解自文化的特色，將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有形文物或無形精神轉化成文字。

由此看來，對鳳姿而言，池田是啓事物觀點的恩師，同時也是教導看重自我存在良師。自此以後，池田與鳳姿投稿於當時報社與雜誌有關民俗的記載，應可理解為源於這股原動力的啟發。

另一方面，池田透過鳳姿的媒介，嘗試在萬華地區採集民俗，用他一口日式臺灣話與黃家大小互動，與萬華的阿公阿嬤們話家常，也漸漸擴大其民俗採集範圍。1941（昭和）16年7月『民俗臺灣』創刊後、池田敏雄擔任編輯工作，需要大量民俗資料，池田更加速其採集的腳步。鳳姿曾描寫『民俗臺灣』的編輯群在萬華地區採集，當地的阿公阿嬤們熱心介紹的場景。

萬華地區的阿公阿嬤們引導編輯群參觀龍山寺周邊，他們在家家都有專業匠人的燭店、香店等老舖附近駐足，我也曾一路跟著人群走動。在池田的指示下，家人也加入民俗採集延長線的行列，幫忙立石先生、松山先生，介紹並翻譯附近醬園排列得井然有序的醬菜甕。金關先生因要撰寫「民藝解說」，例如刺繡花樣、裹腳布妝飾、餅模、陶枕、杯皿、茶碗等，偶而也會光臨我家。在他的解說之下，簡直將我們日常司空見慣的生活器物賦與新的生命，注入新的價值，真是上了寶貴的一課⁹。

緊接著在1940年『七娘媽生』『七爺八爺』之後，1941年7月創刊的『民俗臺灣』，是由當時臺北帝國大學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擔任主筆，畫家立石鐵臣負責版畫與插畫，攝影家松山虔三負責拍照，池田敏雄擔任執行編輯，臺日文化

⁸ 『民俗臺灣』の時代』P.56 『民俗臺灣』五卷(1998)臺北南天書局二刷 1941~1945 初版。

⁹ 池田鳳姿 1998.2、南天書局『民俗臺灣』復刻發行座談會時的講演內容。

人以及普羅大眾的投稿所構成的綜合民俗雜誌。因此少女鳳姿看在眼裡的『民俗臺灣』編輯群，有別於以往印象中的日本人，他們是賦與臺灣人老社區萬華新生命的日本人。

換言之，在他們的重新詮釋之下，不論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用品，阿公阿嬤的民間故事，寺廟舉行的民間信仰儀式等全數受到加持、受到關注。幾乎可說是，萬華社區所有的人、事、物全體總動員擔任『民俗臺灣』媒介者 *informer* 的角色，而且盛況空前。吾人究明如此熱心協助的背後，池田等人「一視同人」的態度居絕大因素。

1940 年春，鳳姿參加畢業旅行造訪日本本土。她將旅途見聞寫信向在臺灣的家人與師長報告。日期 4 月 18 日，寄給西川滿氏得書簡這樣寫著。

我認為，內地的人比住在臺灣的內地人親切多了。有一天，大夥兒搭上一台非常擁擠的電車。看到我們站著，作在旁邊的叔叔阿姨三四人就站起來，要把位子讓給我們¹⁰。

鳳姿離開臺灣，終於知道在日本的日本人與在臺灣的日本人之「臺灣觀」有所不同。少女最直接，最純真的判斷，相對於在日本的日本人之親切感，在臺灣的日本人是不親切的。

1944(昭和 19)年當時臺北人口結構是，總人口 401,497 人當中，漢人 278,781 人，日本人 122,681 人¹¹。鳳姿心目中不親切的日本人就是在這 12 萬多人之中。「在臺居留的絕大多數日本人家庭並不特別關心臺灣文化與臺灣人的生活習慣，或是這方面的知識。他們大多沿續在家鄉的生活樣式，而臺灣人工便宜，或請臺灣人幫忙家務，或在職場與臺灣人有所接觸而已，池田敏雄家也沒有例外¹²。」鳳姿回顧著。

若整理出與鳳姿有所接觸的日本人，例如池田敏雄在藝文界的友人、學校老師、同學、警察、街道上擦身而過的路人甲等。而在鳳姿眼裡，黃家出出入入的『民俗臺灣』日本人編輯群是屬於親切的一群。至於其他的日本人則潛在著統治者意識，自然對殖民地民存有優越感，少女的直覺就是覺得不親切。

戰爭結束後，與丈夫池田敏雄一起遣返回松江的鳳姿，已經在日本人社會中度過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歲月。臺灣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對生活在日本的池田夫婦而言，不論是政治因素或地理上的距離，臺灣已成為看來很遠，卻又很近的鄰國。大戰期間臺灣民俗文化面臨淹滅的緊迫感不復存在，鳳姿的著作也停留在『民俗臺灣』的時代。吾人心裡想請教鳳姿，畢業旅行時碰到的「親切日本人」形象至今有無改變，最後礙於可能令她難言，終未啟齒¹³。

以上分析的結果、對池田而言，鳳姿是『民俗臺灣』乃至臺灣文化相關業績的夥伴，也是人生旅途上的好伴侶。

¹⁰ 黃鳳姿(1940)『七爺八爺』臺北、東都書籍、P.127。

¹¹ 臺北市文獻會(1982)『臺北市發展史』、P.333。

¹² 「池田と台湾と私」近現代史研究 4 号 P.47。

¹³ 1994.4.東京都柳田池田邸で。

肆、異言語的使用能力

一、小泉八雲的日本語

不懂日語的小泉八雲(Hearn)與不懂英語的節究竟如何互動,的確是令人想要探討的問題。一般來說,夫婦間的對話並不限於語言,因為但憑一個眼神或一個肢體動作,即可達到彼此心意的溝通。不過身體語彙相關的表達方法單靠手腳與身體的動作或可手充分傳達雙方意思,但是如果涉及情感語彙,可能無法傳達到盡善盡美。節的「回憶記」是由她自己口述,再由從兄弟三成敬重記載而成。文中以「」出現的「Hearn 語錄」,非常傳神地顯露出那種不流暢的「洋京幫日語」。吾人可理解那是複製自小泉八雲(Hearn)生活中的「日語會話」,其中有一段他描述西田千太郎人格特質的文章。

「頭好、親切,知道事情多、膽小鬼的心沒有,我的壞點說給我聽。是真的男子漢,沒有表面話。值得愛的男士。」「只是那個病氣,神明壞壞壞一我生氣。」「那麼好的人,那種病傷腦筋,所以世界悲慘啊。為什麼壞人不會破病¹⁴。」

以上小泉八雲(Hearn)的會話用語,毫無造作,僅只是他用心體會的,耳朵聽到的隻字片語的堆疊。與他以英文撰寫的「日本」著作不同,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重新修改,直到自認為完美才正式問世。由上述文字可想像出小泉八雲(Hearn)以己身徹底溶入「日本」的模樣,即便是不完整的文法表現,小泉八雲(Hearn)非常努力地試圖完整表達己意的「Hearn 式日語」,擄獲了多少日本人讀者的心。

另一方面,小泉八雲(Hearn)自 1897 (明治 30) 年夏天,初次在靜岡縣燒津渡過以來,一直到 1904 (明治 37) 年,幾乎每年(明治 31 年與 36 年除外)夏天都來到此地,借住在魚店山口乙吉家的二樓,盡情徜徉在海水的懷抱中。下文要針對小泉八雲(Hearn)在燒津度假時,寫給妻子節的「Hearn 話語」的片假名信函加以探討。

燒津 八月十九日 小・媽媽・大人 妳・的・多多・可愛・來函・因為・木匠工・有・與・牆壁工・有・和・菊・多多・喜歡・今日・早上・力・那個・樣子・大浪・游泳・一些些・困難・所以・對我・傷腦筋・在・乙吉・先生・的家・想・ 妳・記得嗎・有個・小小・女孩・在燒津・一跛・一跛・的女孩・好可憐的・孩子・現在・變成・大・女孩・了・隔壁・小小・男孩・名叫・建・現在・大大・像巖(小泉家長男)一般。上學校・去・會講話・。一年・一年的・那樣的・飛快・年輕人・長大了・巖・也・一些些・有時・開始・英語・的・書籍・給・可以吧・現在・只是・。四・五頁(筆者注:原文有刪改,但難以分辨)剩下・ 和夫・只是・一些些・學習・我・教導他・但是・好好・認真・舊・功課・懂得・新・功課・回去・的・時候・

¹⁴ 「思い出の記」P.365。

再教・……下次見・媽媽・的・可愛・臉蛋・下回・看到・希望 小泉八雲
15

若以文法解釋上述「Hearn 話語」，顯而易見的，這是一篇由中黑點大大發揮斷句功能之以簡單語詞構成的信函。就像初級外語學習教科書一般，為讓學習者容易判斷單字，適當地在語詞之間留下空間。這封信的時間大約推定在 1900 年以後，小泉八雲(Hearn)已在日本居留十年以上（1896 年出生的次男巖已經開始學習英語）。若依平川祐弘氏的研究，「Hearn 在紐奧倫斯與西印度諸島時，已經學會原住民特有的法文，記錄下當地的歌謠，學習外國語文對他來說並非難事。所以想必他在日本時，日常生活所需的日本語文使用，已有相當的功力。但是，平常撰文寫稿已是忙得不可開交，以致無法有系統地學習，才有這種沒有語助詞，僅限於夫妻之間才能懂的「Hearn 話語」出現¹⁵。」

吾人認為，因受到「Hearn 話語」的吸引而對「小泉八雲」產生興趣的人不在少數。「回憶記」當中的「Hearn 話語」計 129 則，「好玩」「有趣」「挺喜歡」「喜歡」等的類似表現計 13 次。若只憑「Hearn 話語」，恐有語意不明之虞，因此以節的口述補充說明如下。

- ① 不過，這般綺麗的水與這不知蒼黑幾萬尺深的地方，就是好玩。」
- ② 壞壞的警察，弄壞日本古老的、好玩的習慣。都是耶穌的錯。打壞日本的東西，一味地模仿西洋的東西。」
- ③ 與妻旅行采風時，被視為稀客，或是對於日本人突然見到不同人種的不自在模樣感到相當困惑「沒有見過這麼有趣的畫面」。
- ④ 箱根附近有一家顧客至上，服務第一非常適合西洋人投宿的旅館，但他更嚮往從伯耆前往備後的山中，有一家離譜至極的旅館「太好玩了，想再留一晚」。
- ⑤ 在東京探尋租屋時，一家有著寬大的庭院，當中還有大大的蓮池，有點像佛寺的住宅。他對這氣氛詭異的地方情有獨鍾，直說「好好玩的房子」。
- ⑥ 結果因為那裏是鬼屋，只好作罷。「啊啊！所以為什麼，不能住在那個房子，我覺得那是很有趣的地方。」
- ⑦ 稱住家隔壁寂靜蕭瑟的佛寺為「好玩的佛寺」。
- ⑧ 計畫構築私宅時「建在好玩的隱岐之島吧」。
- ⑨ 稱竹叢中黃鶯囀啼的西大久保家宅「多麼好玩，多麼快樂啊」。
- ⑩ 四面靜寂，吹起妻子買回來的土產法螺貝殼「好玩的聲音」。

從報紙得知某個華族隱居處所的消息，報導謂該人氏性喜傳統古風，厭惡西洋格調「多麼的好玩，不過我喜歡。那樣的人，是我最好的友人，我想見他。我沒有西洋腥臭味。」

對妻子說「報紙上說，團十郎在歌舞伎座表演，非常好看。妳一定要去看，然後帶給我表演內容的禮物」。

¹⁵ 『無限大』、写真で見るハーンの生涯。

¹⁶ 平川祐弘前掲書、P.22。

但是妳回來時都十點、十一點了。妳不在的時候，這個家不是我的家，妳不知道有多無聊。但是沒辦法，為了等妳非常有趣的故事，我會忍耐」。

以上 13 處摘錄堪稱是節所描繪小泉八雲(Hearn)對事物的好惡觀。日本俗諺有云，「只要喜歡，學起來就容易上手」。一提到小泉八雲(Hearn)在日本近代文學·文化的業績時，吾人認為不可忽視「因為喜歡」以及「因為好玩」這種人性感情的表現方式。

總而言之，小泉八雲(Hearn)具有如同小孩子般天真無邪的性格，他對事物的好惡比較絕對，對事物的判斷是非分明，沒有中間的灰色地帶。因為夢幻國度非常有趣，所以喜歡→因為喜歡，能對她有所付出→因為自己會舞文弄墨，便將夢幻國度的真善美介紹到西方。小泉八雲(Hearn)所有文化業績的邏輯推理應源自於此。另一方面，他非常關心日本不停西化的腳步，想試圖阻止或是減緩日本西化的時程。在這種思維主導之下，「Hearn 話語」當中出現有關「西洋」的部分，盡是負面的敘述與形容。結果，有趣的東西就喜歡，不好的東西就厭惡，如此單純直接的想法，加上只有妻子節才能懂的日本語，造就了上述引起讀者共鳴的「Hearn 話語」。

二、池田敏雄的臺灣話

戰後，池田敏雄曾三度踏上臺灣的土地。尤其是 1979 年 1 月 15 日第三度訪臺時，他訂定寫作計畫，在採訪與資料蒐集上費了許多時間。在那段時間裡，當時產業界的大老，過去在『民俗臺灣』屢屢投稿的吳尊賢氏曾設宴款待並奉之為主賓。席上，池田敏雄以「柳田國男與臺灣」為題目公開講演。他首先以中文問候大家，然後在前些日洪家小孩的特訓之下，他居然可以全程用中文進行演講¹⁷。其友人民俗研究者黃天橫氏說，在臺期間，他與親朋好友的電話交談，要表明自己身分的語言是臺灣話「gua si ditien.....」(我是池田)¹⁸。姑且不論池田臺灣話的會話能力，他造訪當年曾是日本殖民地，對於具有日本語會話能力的昔日臺灣友人，一開始便以臺灣的社會語言傳達其善意。充分表示他對這塊土地的愛，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子民的尊重。

戰爭時期，臺灣的官方語言是日本語。1937 年報紙的漢文欄廢止之後，雜誌與報紙的使用語言全面性的僅限於日本文。黃氏鳳姿描述家中年節儀式與街頭風景也是日本文，她的第三部作品『臺灣的少女』於 1943 (昭和 18) 年位於東京的東都書籍出版。在戰爭期間，能夠通過嚴格出版控管的關卡，獲得日本文部省推薦與作家佐藤春夫撰序，這本由臺灣少女記錄殖民地臺灣風俗習慣的書籍得以出版問世，其中的意義值得深思。一言以蔽之，無非是日本政府要宣揚其在殖民地所施行的「國語教育」，亦即日本語教育的成功以及能掌握殖民地民認同之事實。

在此氛圍之下，池田敏雄以臺灣話向萬華的阿公阿嬤們探尋臺灣的風土習

¹⁷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4 号 P.41、以及洪茂榕、黃秀煌夫妻之口述。

¹⁸ 黃天橫口述、1994 年 4 月。

俗。鳳姿文中有如下的記載。

阿公阿嬤們不時加上比手畫腳等肢體語言，非常認真地回答他。他們都是一群質樸可愛，與人為善的社區居民。池田的臺灣話雖說是單字片語，卻相當管用似的。他那略帶童真的發音與幽默的表達方式擄獲了所有人的心。偶而碰到溝通不良時，懂得日本語的人會自動幫忙，擔任翻譯工作¹⁹。

在殖民地時代臺灣，官方語言是日本語，但編纂『民俗臺灣』的池田與艋舺阿公阿嬤的對話卻是臺灣話。戰爭結束後，他再度訪臺，使用國民政府的官方語言中國語進行演講；與藝文界同好的交應可推斷是日本語・臺灣話・中國話三種語言。

池田敏雄從平凡社退休後，如願二度訪問臺灣。1976年12月1日到28日，他優遊自在地遍訪青春時代曾經踏過的土地，蒐集資料，訪問舊友，渡過一陣快樂時光。在這段時間當中的紀實，可從「亡友記—吳新榮兄追憶錄」與「張文環兄及其周邊二三事」窺知一二。在日月潭湖畔的飯店，有一場為他舉辦的藝文同好聚會。女詩人陳秀喜氏曾糾正池田的中國話，過程記述如下。

曾被（陳秀喜氏に）糾正過「池」與「吉」的發音。這次也真是的，席上首先被她評個「還算」的及格分數。拜服拜服，理由是，我的卷舌音與無氣音，比起以前「還算好」而已。不過英良夫人（筆者注：吳新榮氏的未亡人）的短歌，當然沒有必要加甚麼「還算」，自然是「作得不錯」的上上之選²⁰。

以上這段引用呈現出，池田對自己名字「池田」的中國語發音感到困擾，以及中日二語併用時所衍生之話語的趣味性。一般來說，日本人對中國語的卷舌音與無氣音之區別有相當高的困難度。是以，明明意識中要發「池田（tsuetien）」，結果往往都被聽解成「吉田（chitien）」。詩人陳秀喜氏に對話語表達要求精準，池田被她誇讚「比以前有進步」。如此受到肯定，一定賦與他更多勇氣與自信，可以在兩年後第三度訪臺時，以中國語進行演講。

伍、對異人種的同理心

一、小泉八雲的日本服與菸斗

小泉八雲紀念館裡所展示許許多多的煙斗會吸引參觀者的目光。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祐弘氏著『小泉八雲 脫離西洋之夢』的封面，是由四支菸斗構成的繪畫。一提到菸斗，令人聯想到G H Q聯軍總司令官麥克阿瑟嘴裡含著煙管的照片。西洋煙管與日本煙斗都是吸菸道具、菸斗語原是柬埔寨語 Khsier 意為「管」之生成語彙。字典的解釋是，「裝滿菸絲，點火，從吸口吸其煙的道具。兩端以金屬為主，中段則多以竹做成。填菸絲的地方叫做火皿，與火皿銜接彎曲的部分整體叫做雁首。雁首與吸口中間的管子叫做羅字²¹。」

¹⁹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4号 P.49。

²⁰ 張良澤編集(1977)「亡友記—吳新榮兄追憶錄」『震瀛追思錄』佳里 消琅山房、P.11。

²¹ 小学館国語大辞典、1993年新装四刷、P.627。

1891年8月，小泉八雲(Hearn)抵達日本一年左右，就收集上百支菸斗。有吸菸習慣的小泉八雲(Hearn)對菸斗情有獨鍾，他仔細觀察，並將觀察結果撰寫成二千五百字的信函寄給張伯倫。其內容敘述菸斗的外型，還有它的結構、藝術性、吸菸家的禮儀規矩、高段的吸菸方法、外國人對菸斗的使用等等。信函最後的「日本人以此做為非惡意的體罰用具」，堪稱精彩結語。小泉八雲(Hearn)信函當中，尤其對外國人不擅使用菸斗的情形有詳細描寫。

我認為，菸斗這種東西如同紀錄日本家庭生活器具的自然進化史。一支小小的菸斗，含在嘴裡，不會影響日本人的職業與工作，小巧玲瓏，可以溶入任何生活情境.....便宜的一支三錢，高價的一支可賣到三十圓。煙斗的工藝藝術與製作過程，與一般掛物的表襪一般，價位非常懸殊.....外國人使用日本的菸斗，首先，就說用手拿著，看似極其簡單的生活用具，卻出其不易地將自己身旁的東西，像榻榻米、坐墊、甚至是身上穿的浴衣或和服燒出個小小的、焦黑的小洞。填裝在煙斗裡點上火的小火球，用力吸上兩三口，就會形成赤焰般的火球。它會在雁首當中慢慢和緩下來，此時若稍微使力吸氣，就可能從煙斗裡飛出來。一旦滾落出來，它簡直像滾燙的子彈，所到之處無不留下烙印。但是，日本老菸槍好像很少將周遭環境燒出洞洞。他們頂多吸個兩三口，立即對準集灰皿用力吹出，雁首中又回到淨空狀態²²。

依據平川祐弘氏的研究，張伯倫在之後的民俗誌『日本事物誌』中有關「菸斗」這一項的記載，全面採用來自小泉八雲(Hearn)的資訊²³。聽有吸菸習慣的人說，早晨起床之後第一口菸，是人生一大享受最。小泉八雲(Hearn)寫給張伯倫報告其一天生活起居的信函中，有提到早晨起床之後的第一口菸。

清晨六點一小小鬧鐘響了。妻子已經事先起身，喚醒睡夢中的我一這是源自武士時代武士家婦人必行的禮儀。我起身端坐。側身挪近放在被子旁邊，終年火種不滅的火盆，點上一根菸，開始吸菸。僕役們跪爬進來，伏身貼地，向家主人問候早安，之後，開始打開所有雨棚。同一時間，在其他房間裡，祖先牌位與佛壇前的燈籠供著神明小燈，開始一天的作息.....這時候，老人們已經走出庭院，對著東方太陽膜拜，手打拍子，小聲吟詠著出雲地方的祝禱詞。我吸完菸，來到房子一邊的盥洗處洗臉。 清晨七點.....²⁴

在小泉家，火盆一年到頭都點著火，一方面讓怕冷的小泉八雲(Hearn)擁有舒適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也維持讓他隨時都可以點菸享受的狀態。在此同時，他在自己房間一邊享受吸菸的樂趣，一邊觀察家中大小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由此看來，小泉八雲(Hearn)的吸菸技法，是否隨著長年菸斗不離手而變得上手，便是個有趣的問題。究竟小泉八雲(Hearn)一如其他外國人，房間當中滿佈著菸斗製造出的大洞小孔；或者是已經像日本人一樣，非常熟練地吸上三口，立即對準集灰皿用力吹出，雁首中又回到淨空狀態。

²² 1891年月チェンバレンへ「書簡集」『小泉八雲集』P.340。

²³ 平川祐弘前掲書、PP.303~304。

²⁴ 1893年10月11日付、チェンバレンへ、『無限大』PP.180~181。

依據節的回憶，小泉八雲(Hearn)往生當天(1904年9月26日)，早上與節互道早安時，嘴裡含著煙斗。人們每每在回憶過世的家人時，經常會提起那個人的喜怒哀樂。有關小泉八雲(Hearn)對菸斗的嗜好節曾經有如下一段記載。

他非常喜歡長管型的菸斗，估算一下大約一百支左右。最舊的一支是當年他抵達日本時擁有的，日後便一支一支不斷累積而成。每一支上頭都有彫刻。有浦島太郎、秋夜的衣板、茄、妖怪念佛、枯枝與烏鴉、拂塵、茶道具、去年今夜之詩等，是他最鍾愛的幾支。每每看他用這些菸斗吸菸，總是非常樂在其中的樣子。外出時，攜帶以蒲簣作成的煙草袋與鉈豆形狀的小菸斗。在家中則使用盒子大小的形狀，裡面放著整把的長菸斗，手伸進去，摸到那支就抽出那支。要吸菸之前，一定先賞玩一下吸口與雁首，之後再點火。規規矩矩地端坐在坐墊上，緩慢有節奏地前後搖擺著身體，非常快樂地享受他的吸菸時刻²⁵。

上段敘述是節對小泉八雲(Hearn)吸菸習慣觀察入微，鉅細靡遺的描寫，如將節這一段描寫，與前述小泉八雲(Hearn)寫給張伯倫的信函相對，更可進一步解讀他對菸斗的嗜好。一般電視、電影或舞臺劇中飾演富豪主人家的角色經常可以看到的是，身著高貴服飾，口中含著菸斗的扮相。戲劇當中所使用的菸斗，是呈現劇中角色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的道具；而小泉八雲(Hearn)對於菸斗的嗜好，應可視為其日式生活不可或缺的因子。

在一篇節回顧小泉八雲(Hearn)二十五周年忌日的文章裡，節提到，1904年9月26日黃昏時刻，在狹心症發作之前，他還在庭院中吞雲吐霧²⁶。吾人以為，若將小泉八雲(Hearn)的吸菸習慣與日本的菸斗相結合，則吞雲吐霧，充分享受菸草美味的小泉八雲(Hearn)不只取得日本國籍，連飄遊在空氣中的「日本氛圍」已與他的身體與精神充分溶合，且沒有絲毫違和感。

在「從照片看 Hearn 的生涯」中，可看到一張由小泉八雲(Hearn)的長男一雄扮成 Hearn 的畫像。那是以穿著和服的小泉八雲(Hearn)為主體，其身邊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菸斗與菸草盒，妻節子贈送的法螺貝、火盆，桌子上有他的著作，以及執筆中的原稿等概念刻意構成的畫面。這幅畫看似簡單，但是卻完整敘述著小泉八雲(Hearn)的一生。小泉八雲(Hearn)初臨日本不久，立即喜歡上這裡的一切，改穿日本服裝。有關小泉八雲(Hearn)的日本服裝，節對當時的情景有如下的敘述。

我們剛結婚不久，僅有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和少許書籍，一件西服一件和服，其他家徒四壁。

Hearn 自學校回家，立即換上和服，坐在座墊上，點上菸草吸菸。飲食方式是日本料理，他也像日本人一般用筷子吃飯。非常喜歡日本式風格，所有事講究日式風格或接近日式風格，相當執著。不喜歡西洋式風格，一感覺出西式風格，便非常敏感地以鄙夷的口氣說：「日本式的，有這麼美麗的心，為何要模仿西洋式的？」一感覺到有趣或美善的東西，就整個人一古腦兒栽進

²⁵ 「思い出の記」P.382。

²⁶ (1997)『朝日新聞の記事にみる恋愛と結婚』、明治大正、朝日新聞社、P.117。

去。在松江的時候，屢屢出席宴會，也曾邀請學校老師三、四人來自宅閒話家常，把酒言歡。這時，各式各樣的傳說故事、當下的流行歌謠都是增進了解，聯絡情誼的好話題。他最喜歡和服，過年時，穿著日式禮服，出外拜年。在知事官邸受到古禮相待，他受寵若驚，歡喜異常²⁷。

小泉八雲(Hearn)喜好傳統統的日本風，對日本受到膚淺的歐化影響，深深不以為然。除了穿著和服之外，所有生活模式與日本人沒兩樣。他非常希望大家認同自己，雖然外貌是西洋人，但是內心是日本人。所以當知事以古風相待時，便將知事當成知音者。自己的想法獲得迴響，天底下哪有比這種事更值得歡喜。

1896(明治29)年2月Hearn以小泉八雲之名，迎接做為日本人的新人生。同年6月26日，寫給西田千太郎的信函中，首次看到「lafcadio Hearn」與「小泉八雲」並列的署名²⁸。想必同年7月19日他一定穿著日本正式禮服出席出雲大社的還願大典。換言之，自今而後，小泉八雲(Hearn)徹底認知，自己的身心靈魂，裡裡外外要成為百分百的「日本人」。

二、池田敏雄的臺灣服與塩草籃

論及池田敏雄與臺灣人的同理心，就要從他的臺灣衫與塩草籃(gatsu)嗜好說起。戰爭結束後，曾經受過日治時期西洋文明洗禮過的臺灣人，在不知不覺中日漸淡忘舊時代的生活用品。再度踏上臺灣土地的池田敏雄，或許難忘戰爭時期的記憶，他嘗試體驗當時的記憶。旅途中他未穿著臺灣衫，卻獨鍾便利的塩草籃(gatsu)。一度與池田敏雄同行的臺灣友人許文彬氏，就曾受池田敏雄之託，幫忙提過塩草籃(gatsu)。當下許文彬氏的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心情」。若從舊時代塩草籃(gatsu)的象徵意味來看，許氏的「難以形容的心情」便不難理解。因為自古以來，以藺草編織成的「塩草籃」(gatsu)，被視為庶民階層人們才使用的提袋。藺草具有超強韌性，不怕水，沒有固定形狀，是行商與乞丐們的生財工具，文化人不會無緣無故拿「塩草籃」(gatsu)來裝物品降低自己的品味。

在『文藝臺灣』5卷1號(1942年11月)當中，有一篇濱田隼雄的「諷刺小說」。作品中有關名為的「道田」的「臺灣民俗研究家」的描寫，即著眼於主人翁對臺灣衫與塩草籃的嗜好。

「有在忙哦」，

原來站著的是，身著臺灣衫，頭戴硬殼帽，眼鏡後面的眼神帶著笑意，號稱大稻埕之鬼的臺灣民俗研究家-日本人道田氏。特地在大稻埕臺灣人家宅二樓租屋居住的道田氏，這一陣子，經常與在市場買菜的婆婆媽媽們一樣，肩膀上背著長長肩帶的籃子。

「好心情哦，甘井先生也光臨這種地方啊！」

嘴裡邊說著，一邊一屁股就坐在甘井君旁邊，剛吃完才離座之車夫的長椅子空位上。

²⁷ 「思い出の記」P.366。

²⁸ 市河三喜編 SOME NEW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P.164。

以一口流利的臺灣話點了麵之後，道田氏很瀟灑地將掛在肩膀上的籃子放下來，擺在甘井君眼前。

「為什麼？這個好用嗎」

我一問

「這是甚？」

他好像就等我提問似的，完全不假思索，立即連珠砲般回應

「gatsu。前一陣子到鹿港去採訪。造型材質作工都不錯，看來非常便利，就買了下來。在大稻埕，這是卑微人士的生活用品，但是一般人視之為粗鄙之物，避之唯恐不及。你看，漂亮吧！像這樣農家生活工具，若賦與新的想法，就產生新的用途，但是臺灣人還不懂。一起前往的畫家等，每個人都愛不釋手，畫家還用油彩在籃子上描圖案呢²⁹」

在當時臺北文化界，大家都知道小說中出現的「甘井」是作者濱田，「道田」是池田敏雄，而「畫伯」則是立石鐵臣。道田肩膀上背著的「籠」是以藺草編成的「塩草籃」，臺灣話叫「gatsu」，是前面所提及得卑微人士的生活道具。文明人如果使用這種東西，當事人的文明指數立即下降。身為日本人的道田無懼於如此嚴峻的後果，還興致勃勃穿著臺灣衫，肩上背著臺灣卑微人士的提袋「gatsu」，大搖大擺在臺灣人社區大稻埕逍遙遊。

臺灣在日治皇民化時期，一般民眾的認知是，日本式生活樣式是文明的指標。身為日本人的池田居然背逆潮流，穿著殖民地民的臺灣衫，隨身攜帶象徵卑微的「gatsu」。這種行為表現突顯年輕人的反抗心理，同時也帶給其他迎合時局的日本人某種程度的刺激。小說當中道田對甘井描述臺灣風格的裝扮，充分呈現出條理分明，流暢度十足的自信又兼有一層自鳴得意的自在。但是想當初，他要穿著臺灣衫出現在眾人面前時，還真需要相當的勇氣呢！池田敏雄有一段回憶當時情景的記載。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邀黃君一起到山水亭，我決定今晚要穿著長衫出席。出門前先到黃家秀一下，大家都誇讚好看好看，一時之間，我好似身處雲端，樂得不知所以。不料，中落的太太們卻說，「差一點以為看命仙（八卦師）來到」，澆了我一大盆冷水。黃君安慰我說，「不會啦！看起來像讀書人。」讓我吃了定心丸³⁰。

池田敏雄如此與眾不同的怪形象，在藝文同好圈中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但是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察，卻是不得不取締這種違逆風序的行為。曾經有一次，穿著臺灣衫的池田敏雄與穿著文官服的濱田隼雄一起走在燈火管制的大街上。結果兩人被身著便衣的特種警察逮個正著，被抓到派出所。所幸穿文官服的濱田作證，才平安無事³¹，這個幕後消息還廣為藝文人士流傳。文藝家協會創會儀式時，池田敏雄穿著臺灣衫，前往臺北公會堂，與眾多藝文人士拍照留念。聽說當時擔任

²⁹ (1942年11月)『文藝臺灣』5卷1号。

³⁰ (1942年2月)「戦争と艋舨」『臺灣の地方行政』8卷2号PP.26~27。

³¹ 洪茂榕『臺灣風物』31卷2期1981年6月、P.11。

會長的矢野峰人對池田敏雄沒辦法，只好一臉苦笑說著「好奇怪的日本人」³²。池田敏雄說，臺灣應有人還持有那張紀念照。

陸、結語

1890 年起，以英語介紹持續歐化的日本文化給西洋人的小泉八雲(Hearn)，以及自 1940 年起，以日語介紹快步日本化的臺灣文化給日本人（包括被皇民化的臺灣人）的池田敏雄，兩人都有一個未實現的夢想。那是小泉八雲(Hearn)想擁有寂寥農家小小的庭園，遍植樹木的宅邸；池田敏雄想擁有臺灣鄉村小小的農舍。兩人都是對不同人種特有文化衷心嚮往的有心人，都具有表裡如一，以誠待人，好惡分明，心思細膩的特性。他們由於獲得不同人種協助者的幫忙，締造了人生的豐功偉績。但是，吾人認為，他們兩人的業績具有相當明顯的對比色彩。

可以說是一個檢驗新興強國日本，另一個是見證強弩之末的日本。1895 年，明治日本打敗清國，彰顯實力，以強國之姿，扮演世界舞臺上的主角。1945 年，昭和 Japan 承認戰爭失敗，放棄殖民地，走下世界主要舞臺。小泉八雲(Hearn)檢驗其開始，而池田敏雄則驗證其結束。

小泉八雲(Hearn)透過愛妻節找尋非西洋的自己，找尋東方美，直到死亡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夢中。池田敏雄透過愛徒鳳姿在內的台灣人找尋非日本的自己，找尋臺灣的真，想要重現青春時代的夢想。與其說西洋人閱讀以英語寫成之「日本」，倒不如說日本人閱讀了小泉八雲(Hearn)所撰寫「日本」的日語譯作。與其說日本人閱讀以日語寫成之「臺灣」，倒不如說懂得日語的臺灣人閱讀了池田敏雄所撰寫的「臺灣」。小泉八雲(Hearn)以藝術（再話文學）英語寫成的日本文學，讓日本人再度確認自己的文化之美。池田敏雄以寫實（口承文化）日本語寫成的臺灣文化，讓臺灣人意識自己的存在。

可以確認的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是不同人種以不同語言編織而成，呈現一種反射性的距離感，導致趣味性大增。不論是嘴含菸斗，身著日本和服的小泉八雲(Hearn)；或是肩膀上背著塩草籠，身穿臺灣衫的池田敏雄，他們的愛妻所描述的良好人，愛徒所描述的良好師都擁有一顆緬懷舊時代，與人為善，尊重人們生活與智慧的良心。

參考資料

- SOME NEW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市川 三喜) (1925)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SANKI ICHIKAWA TOKYO KENKYUSHA
- 小泉節子(1983)「思い出の記」明治文学全集 48 『小泉八雲集』東京、筑摩書房、三刷、
- 平川祐弘(1984)『小泉八雲—西洋脱出の夢』、新潮社、東京、4刷、
- 『無限大』no:88、1991年夏◎特集◎ハーン百年後の解釈。
- 「『民俗臺灣』の時代」P.56『民俗臺灣』五卷(1998)臺北南天書局二刷 1941~

³²張良澤・張孝宗編(1978)「張文環兄とその周辺」『張文環先生追思録』台中、P.12。

1945 初版。

- 黃鳳姿(1940)『七爺八爺』臺北、東都書籍
- 近現代史研究 4 号
- 臺北市文獻會(1982)『臺北市發展史』
- 張良澤編集(1977)「亡友記—吳新榮兄追憶錄」『震瀛追思錄』佳里 消琅山房、
- 小学館国語大辞典、1993 年新装四刷
- (1997)『朝日新聞の記事にみる恋愛と結婚』、明治大正、朝日新聞社、
- (1942 年 11 月)『文藝臺灣』5 卷 1 号
- (1942 年 2 月)「戦争と艀舩」『臺灣の地方行政』8 卷 2 号
- 洪茂榕『臺灣風物』31 卷 2 期 1981 年 6 月
- 張良澤・張孝宗編(1978)「張文環兄とその周辺」『張文環先生追思錄』臺中

